

东方宏儒

季羨林传

于青 著





于青著

东方宏儒

季羨林传

花城出版社

东方宏儒——季羨林传

于青 著

x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韶关粤北印刷厂印刷

(韶关市五里亭)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25印张 3插页 185,000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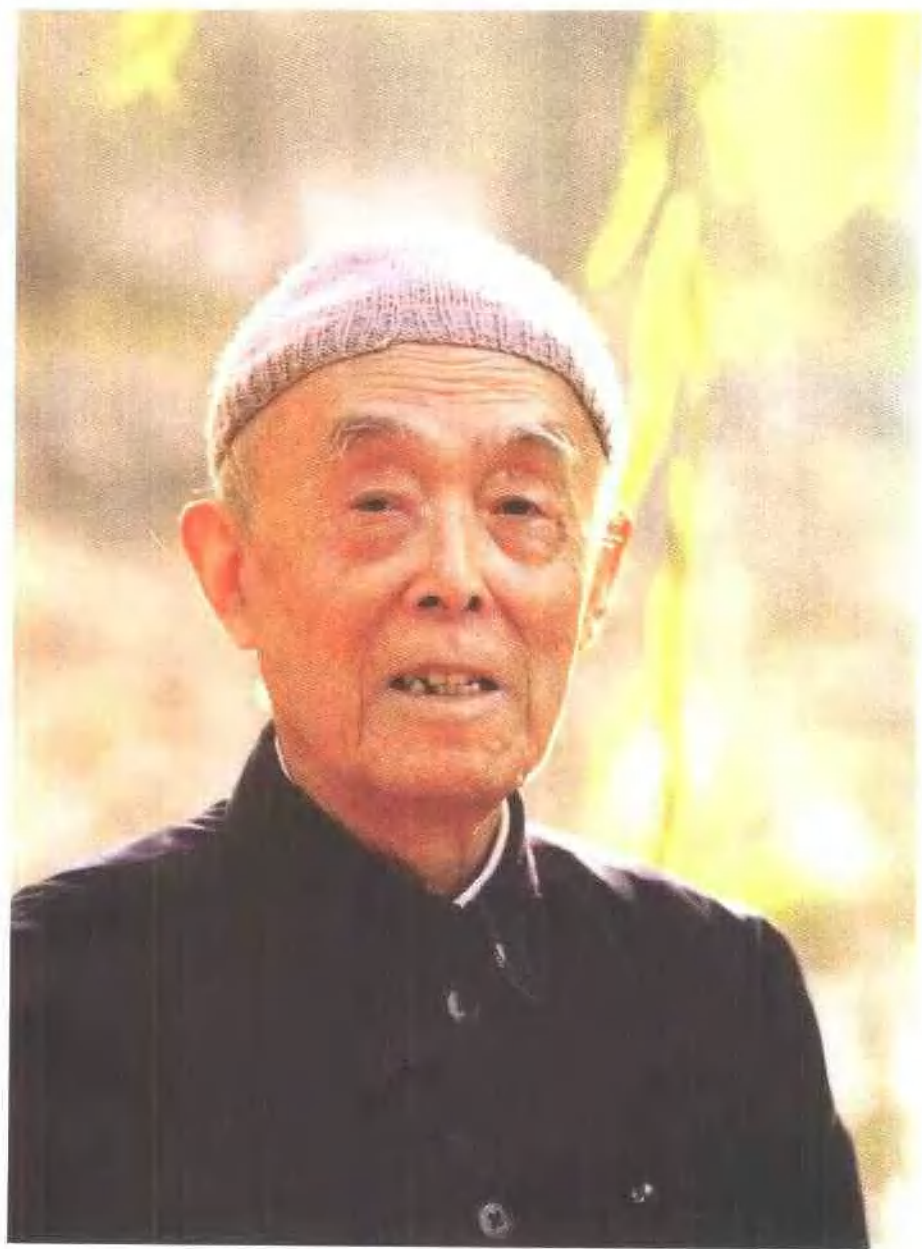
1998年5月第1版 1998年8月第2次印刷

印数6,001 12,000册

ISBN 7 5360-2716-8

I·2321 定价:12.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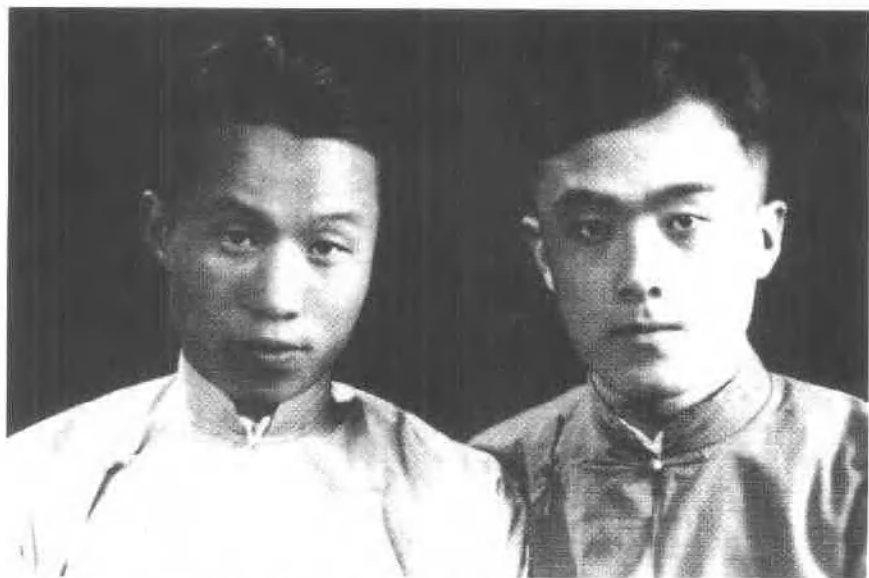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季羨林



1934 年清华大学
毕业留影



1934 年夏与高中同学徐家存先生合影，右为季羨林。



在德留学期间与乔冠华同志合影，右为季羨林。



1936年冬与在德国留学同学合影，右一为季羨林



季羨林在中国民族古文学研究会第四次学术讨论会上。



季羨林在指导日本博士生辛岛静志。



1962年出访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等国时与白寿彝教授合影



五十年代，季羨林与北京大学西语系田德锡教授合影。



1962年出访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等国时与吴晗教授(左三)等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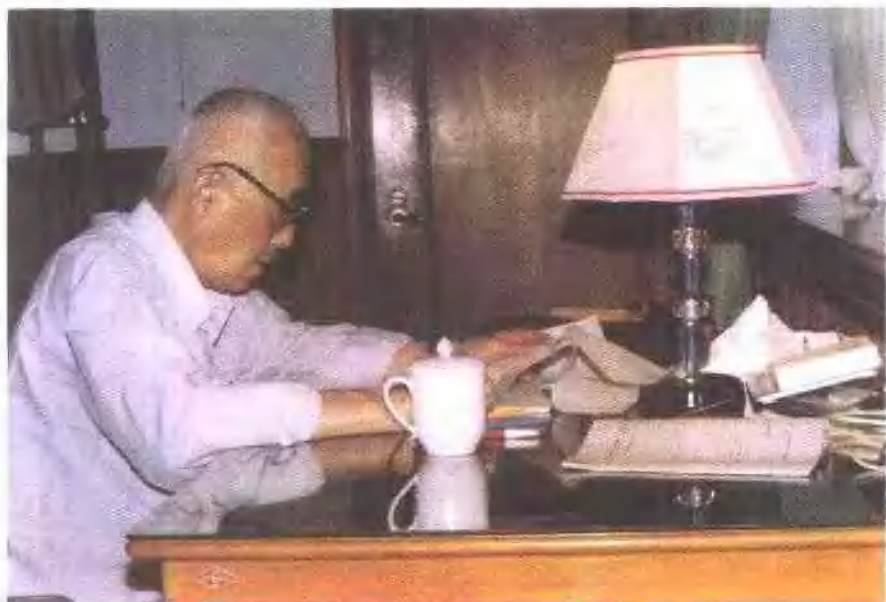
1958年季羡林参加塔什干亚非作家会议。



季羨林在书房内。



季羨林在第一届国家图书奖评奖会上，右一为作者。



季羡林在写作。



在湖边戏猫。

目 录

第一章：灰黄的童年

1. 贫困的官庄 (1)
2. 依稀慈母梦 (4)
3. 兔子朋友 (8)

第二章：泉城求学记

1. 小学天地 (10)
2. “六个甲等第一” (16)
3. “随便写来” (19)

第三章：水木清华园

1. 考入清华 (24)
2. 挥斥方遒 (28)
3. “安静”教书 (33)
4. 在路上 (39)

第四章：留德十年

1. 征途万里 (43)
2. 寻找道路 (54)
3. 游子吟 (68)
4. 在大轰炸的日子里 (79)
5. 归途 (95)

第五章：燕园春秋

1. “一周副教授” (107)

2. 北大新生活	(115)
3. 风起云涌	(131)
4. “抄家”与“自杀”	(147)
5. 牛棚生活	(162)
第六章：晚晴霞满天	
1. 辉煌译著：《罗摩衍那》	(174)
2. 治学三境界	(188)
3. “纵浪大化中”	(203)
4. 仁者的风范	(212)
高山仰止（后记）	(227)
附 录	
（一）季羨林访谈录	(231)
（二）季羨林教授大事年表	(245)
（三）季羨林教授译著目录（1957年—1996年）	(256)
（四）参考书目	(259)

第一章：灰黄的童年

1. 贫困的官庄

1911年8月6日，是中国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多事之年的普通日子。但在山东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官庄，却又是一个不普通的日子。这一天，这个山东西部最贫穷的村子，降生了一个非常普通的男婴。尽管此时的外间世界一派沸腾，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运动正在酝酿发展中，但这个刚刚落地的男孩却超乎寻常的安静。围在男孩身边的长辈们舒了一口气，他们心里只有一个祈祷：愿这个普通的男孩在这不太平的年代里能平平安安地活下去。活下去，就是在这个战乱年代里的普通百姓的最高愿望。

这个男孩姓季，取名羨林。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一生下就呈现出异常安静、乖顺的男孩，在近一个世纪的岁月里，会创下了那样辉煌的业绩。官庄，从来也没有想到过，他们为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不，甚至应该说是东方文化和世界文化准备了一个杰出的人材。

这不是一个世纪预言。历史会为此做证。

季家，在官庄本不算最穷的一户。也算是一个大家庭。但季羨林出世的时候，祖父祖母都已去世。父辈亲兄弟有三人，祖父祖母去世时，家道已败落，为了能生存下来，不得不把最小的一个送给了别人，改了姓。此时的家中已是房无一间，地

无一寸，两个无父无母的孤儿实在无法活下去。先是投奔了堂伯父，他是个举人，也是方圆几十里最有学问的人。伯父不错，待他们兄弟二人很好，但无奈家庭大，人多是非也多。兄弟二人有时饿得没有办法，只好到别人家的枣林里去捡落到地上的干枣充饥。最后，兄弟二人又逃到济南谋生。

到了济南以后，人地生疏，二人拉过洋车，扛过大件，当过警察，卖过苦力。叔父最终站住了脚。于是兄弟俩便商量，让父亲一人回老家，叔父一人留在济南挣钱，寄钱回家，重振家园。“安土重迁”，毕竟是农民几辈子的传统，只要有一线希望，他们就要在自己的老家置地盖房，老死此间。季羨林的父辈们也不例外。

就这样，靠着在济南打工的九叔（从排行上算）间或寄点钱回家，父亲才能勉强度日。就是在这样贫穷的时候，父亲娶上了母亲，自然不是穷媳妇不会攀这门穷亲。母亲的娘家姓赵，在穷的方面是门当户对。家里连饭都吃不上，自然没有钱和空闲去上学。甚至活了一辈子，连个名字也没有，出嫁前是“嫚儿”，出嫁后就是“孩他娘”了。母亲一辈子走得最远的路，就是母亲的娘家到婆家五里路远的距离。

在季羨林出生的前几年，家里突然“阔”过一阵。那是九叔闯关东时，用口袋里剩下的最后五角钱，买了十分之一的湖北水灾奖券，中了大奖。农民的“富贵还乡”的心理，使兄弟俩把钱运回老家，由父亲一手张罗，买了砖瓦盖了房，置了田地种了粮。真是酣畅淋漓，扬眉吐气。无奈这种好景不长，就像山东传统的待人接物一样，父亲也似梁山泊好汉宋江一样的义气大方，逢友便助，遇亲即济。转眼间，屋子上的瓦被拆下来变卖，有水井的良田也变换了主人。季家兴隆了刹那间，便

又恢复到从前的贫穷状况。

季羨林就是在这种状况下来到了人间。

此时的外间世界可谓热闹非凡。各地推翻清王朝的武装起义此起彼伏。尤其是在富饶的南方，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派在各地发动了为推翻清王朝而准备的武装起义。最著名的便是广州的黄花岗起义。后又有 1911 年春夏间，在广东、湖南、湖北、四川等省爆发的保路风潮。就在季羨林刚刚出生后的 10 月间，著名的武昌起义也取得了战略性的胜利。12 月，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次年元旦，便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改 1912 年为民国元年。这一成立，宣告了统治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结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然而，在落后贫穷的山东西部，一切似乎停留在永久的穷困中。小时候的季羨林，对于外部政治世界的最初印象，就是“朝廷”二字。乡下人提到这两字，都战战兢兢，肃然起敬。无论是哪个朝廷，都是皇威帝风，旧习未除。在山东西部，一切好像仍旧是大清帝国的继续，毫无万象更新的迹象。

季羨林对生活的最初印象便是饿。因为那时家里只有半亩多地。一家三口就靠这半亩地生存。因此，吃得很坏。对于幼年时的季羨林来说，吃“白的”，是他的最高理想。所谓“白的”，是指麦子面。“黄的”是指小米面或棒子面饼子，“红的”是指红高粱面的饼子。季羨林整日下咽的，只能是“红的”，又苦又涩，难以下咽，但不吃肚子又饿，那种肌肠辘辘的声音，比粗糙的高粱面还要可怕。

小时候的季羨林十分安静，不爱说话。但实心实意，憨厚可爱。家里远亲中有一位被唤作太奶奶的亲属十分喜欢他。她的家境不错，亲孙子又早亡，便把全部的钟爱都倾注在这个听

话温顺的远房孙子身上。她把每天吃的“白的”麦子馒头留出半个或四分之一，留给小羨林吃。这便成为小季羨林童年中最美的一件事情，他每天早晨一睁眼，便立即跳下炕来往村里跑，因为他们家住在村外。他跑到大奶奶跟前，清脆甜美地喊上一声“奶奶”。大奶奶便立即笑得合不上嘴，把手缩回肥大的袖子中，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块馍馍，递给小羨林，这便是他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了。吃着这一小块馒头，季羨林的世界便充满了那馒头的滋味：甘甜、温饱。这是季羨林小时候最美的记忆。

2. 依稀慈母梦

对于母亲的记忆，季羨林的记忆中的最深印象就是后悔，后悔不该从小答应离开家乡，以至于对母亲的回忆中除了永久的悔恨，再也没有更多的印象。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悔恨越来越强烈。但，当初他就是不答应离开，大人们也能同意吗？

的确是这样，在小羨林记事的时候，家境贫困，除了饥饿，就是劳作。在季羨林的记忆中，最有趣的一件与母亲有关的事情竟是“挨打”。

事情是这样：

因为贫困，季家几乎就没有吃过“白的”的馒头。小季羨林除了吃大奶奶家赏给的一点馒头外，就很少能在自家吃馒头。偶尔能够吃一点，也是他自己到外面去“挣”来的。所谓的“挣”，就是跟着几个大人到本村或外村富人的地里去“拾麦子”。也就是别家的地里剩下的一点麦穗，有时拾上半天，也不过拾上半篮子。这样，赶上一个夏天，一个四五岁的孩子，也能拾上十斤八斤麦粒。为了对小羨林加以奖励，麦季过